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 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



湖北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
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8年·武汉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
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

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号）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新出字第1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

360×1168 $\frac{1}{32}$ 开·5印張·127,000字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統一書号：T3106·131

目 录

現代修正主义必須批判(“人民日报”社論)	1
对現代修正主义必須斗争到底(“人民日报”社論)	6
欲盖弥彰(人民日报評論員)	
——評鉄托 6 月 15 日的演說	12
为什么美帝国主义为鉄托的演說喝采?(人民日报評論員)	19
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团結一致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进 一步胜利的保証(5 月 9 日苏联“真理报”的文章)	22
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 加强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結 必須同南共修正主义进行不調和的斗争 (赫魯曉夫在保共代表大会的講話)	42
这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实践相違背的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的文章摘要)	67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的結果 (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权利报”的文章摘要)	71
大力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統一性 (越南“人民报”社論摘要)	75
同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新德意志报”的文章摘要)	77
反对現代修正主义(朝鮮“劳动新聞”的文章摘要)	80
全面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社論摘要)	83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 (波兰“人民論壇报”的文章摘要)	92
評南共綱領草案(罗马尼亚“火花报”社論摘要)	103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匈牙利“人民自由报”的文章摘要)	113

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蒙古“真理报”編輯部的文章摘要).....	126
斥南共領導人的修正主义謬論(摘要)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員 黎笋).....	134
同現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神圣义务	
(朝鮮“劳动新聞”社論摘要)	139
对現代修正主义必須无情地斗争到使它在理論上和政治上	
全部破产为止!(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的文章摘要)	143
詭辯帮助不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	
(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編輯部)	
——評欽托在杜塞的演說(摘要)	150

現代修正主义必須批判

“人民日報”社論

· 今天是科学共产主义創始人——馬克思誕辰的一百四十周年。从1844年以來，馬克思主义一直是在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各式各样的反动思潮作斗争，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不断地获得了胜利，因为革命的實踐証明了它的正确。在帝国主义和无產階級革命时代，列宁就是在斗争中发展了馬克思主义，把馬克思主义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的阶段。現在国际工人运动又向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一个新的神圣任务，就是要同現代修正主义，或者說新的伯恩斯坦主义，进行毫不調和的斗争。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条根本不同路綫的斗争，这是关系国际工人階級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成敗的一場大斗争。

最近結束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这是一个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綱領。概括地說来，这个綱領草案在思想方法上是用詭辯代替革命的唯物辯証法；在政治上是用反动的超階級的国家論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論，用反动的資產階級民族主义代替革命的无產階級国际主义；在政治經濟学上是为壟斷資本辯护，混淆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这个綱領草案公然背弃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則，与去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宣言相对抗，同时也違反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自己所曾經表示同意的六十四個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和平

宣言”。这个綱領草案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奠定的、經過列寧和其他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加以發展的革命理論的基本原則，一概叫做“教條主義”，而南共領導人自稱為“教條主義的不調和的敵人”。

南共領導人所要攻擊的“教條主義”，最根本的是什麼呢？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但是，大家知道，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有什麼社會主義。南共綱領草案集中地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對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陣營加以丑化，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陣營則加以美化。這就不能不使人們對於南共領導人所說的“社會主義”發生了懷疑。

象各國反動派和中國資產階級右派的口吻一樣，南共領導集團惡毒地誣蔑無產階級專政，說它“造成官僚主義、國家極權主義思想、政治領導力量脫離勞動群眾、停滯、社會主義發展畸形化以及內部矛盾和對立的尖銳化”。他們惡毒地誣蔑社會主義陣營，說它也有所謂“從實力地位出發採取霸權鬥爭的政策”。他們把社會主義陣營和帝國主義陣營這兩種根本不同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說成是“世界分裂為兩個敵對的軍事政治集團”。他們描寫自己是置身在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兩個集團”之外，即處於所謂超集團的地位；他們認為美國操縱的聯合國可以“使世界日趨統一”；世界各國，即包括帝國主義在內的國際經濟合作，是“走向世界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組成部分”。他們認為，“資本主義世界蓬勃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趨勢極其明顯地證明：人類正在通過各種途徑不可阻擋地深深地進入社會主義時代”。這些論點使人們不能不想起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的右翼社會黨徒，如伯恩施坦、考茨基、希佛亭之流的所謂“進化的社會主義”、“超帝國主義”、“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等等修正主義的說教。這種修正主義說教的目的，就是要引誘資本主義各國的工人階級放棄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而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現在南共領導人的說教，對於各國工人階級和其他

劳动人民，也抱有一种狂妄的企图，就是想引誘工人和其他劳动者走上向资本主义投降的道路。1956年11月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铁托在普拉的演說中曾經說过：“实际牵涉到的问题是：新的方針是否会在各国共产党內得胜——这种方針实际上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現在的问题是：是这条路綫（按：这就是所謂南斯拉夫路綫）得胜呢，还是斯大林路綫再度得胜。南斯拉夫不能只管自己，它必須在各方面努力。”这些話充分暴露了他們的野心究竟是什么。

南共綱領草案出現在目前时期，決不是偶然的。从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經取得了一系列的偉大的历史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已經在九亿多人口中取得了胜利，资本主义总危机大大地扩大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在經歷一个新的深刻的周期性經濟危机。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加紧进行破坏。资产階級历来破坏工人运动的手段不外两种，一种是暴力鎮压的手段，一种是欺騙的手段。在目前国际新形势下面，在右翼社会党的修正主义在工人階級和劳动群众中的麻痹作用日益减弱的时候，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提出的綱領，恰恰是符合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

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修正主义，或者右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階級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义者，右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馬克思主义，他們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們所攻击的正是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現在事实已經証明，毛澤东同志說的这一段話不但針对着我国的情况，并且也适合于国际的情况。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宣言写道：“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險是修正主义，或者說右傾机会主义。它是资产階級意識形态的表現，它麻痹工人階級的革命意志，要求保存或

者恢复資本主义。”宣言还特別着重地指出：“現代修正主义企图誹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偉大学說，說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經喪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蝕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他們否認在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認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否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要求放弃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設的基本原則，首先是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求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組織变成某种爭論不休的俱乐部。”宣言很清楚地描繪了現代修正主义者的嘴臉，南共綱領草案的內容正是表現了这样的一副嘴臉。

非常明显，对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所集中起来的一系列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观点，必須进行公开的毫不調和的批判。如果說，上一世紀末期和本世紀初期馬克思主义者对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展开理論批判是不可避免的話，那么，現在我們对于新伯恩斯坦主义的批判更加是必要的了。因为現代修正主义是由一个掌握国家政权的党的领导集团，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統的綱領而提出的，因为現代修正主义的目的是在于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于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結，而且直接損害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們認為，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決議”中，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脫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而陷入資產階級民族主义的錯誤所进行的批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情报局对于这个問題的处理，在方法上是有缺点和錯誤的。1949年11月情报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的決議則是錯誤的，参加情报局會議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后来已經撤消了这个決議。从1954年以来，苏联和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仁至义尽地采取各种措施，以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各国共产党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希望南共领导人回到馬克思列

宁主义的立場上来，以利于南斯拉夫人民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南共领导集团拒绝了苏共中央和各国共产党人的善意的努力。在匈牙利事变前后，他们曾经企图用所谓“反斯大林主义”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在匈牙利事变中，支持叛徒纳吉集团，而在他们最近召开的代表大会中，更提出了系统的完整的修正主义纲领。南共领导人应该冷静地想一想，难道南共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坚持修正主义的观点，能够保持同各国共产党的团结吗？难道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观点，能够有团结的基础吗？难道拒绝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友好，拒绝同各国共产党友好，对南斯拉夫人民是有利的吗？

我们认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分清大是大非，是完全必要的。正如列宁所说，“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目前世界是处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新的历史转折点。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反映了新兴的社会阶级力量同垂死的社会阶级力量的尖锐化的斗争，反映了帝国主义世界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尖锐化的斗争。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想躲避这个斗争是不可能的。历史的发展将会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这个斗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原载1958年5月5日“人民日报”）

对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斗争到底

“人民日报”社论

我們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针对着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情况，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中的观点，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任务。”“同各国兄弟党一起，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是我们党对国际工人阶级的神圣义务。”现在，反对以南共纲领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已经开始了，但也只是一个开始。为了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就需要把这个斗争继续进行到底。

这样来对待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不是“过火”了？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和争取和平的斗争，会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这是需要答复的问题。

有些人可能以为，南共纲领即使是修正主义的，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最好也不要那样指明，以免把南共领导集团推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但是南共纲领之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之有利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这个事实并不决定于任何方面的任何批评，而决定于客观存在的南共纲领本身。在南共领导集团起草他们的纲领的时候，并没有人指责他们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或者预先断定他们将提出一个如此集修正主义之大成、如此攻击社会主义阵营而如此保护美帝国主义的文件。相反，就在南共领导

集团拒絕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會議、并且公开反对这个會議所通过的宣言的时候，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仍然对南共保持友好关系，并没有同它进行爭辯。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阻止南共提出和通过自己的修正主义綱領。当南共綱領已經明明白白地違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則的时候，你不說它是修正主义，除了不利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覺悟以外，又能有什么別的结果呢？当南共綱領和南共领导集团的言論行动已經实际上帮助了美帝国主义，甚至美国的帝国主义报刊也已經毫不諱言“鉄托的利益在将来很长时期內将与我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是唯一秘密任务的同伙”的时候，你不說他們是为帝国主义效劳，除了讓杜勒斯之流窃笑以外，又有什么意义呢？

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一切事物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按照它們的本来面目去認識它們。我們不贊成把南共綱領和南共领导集团描画得比本来面目更坏，但是我們也沒有义务和权利把它們描画得比本来面目更好。正是从这个立場出发，人民日报5月5日的社論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的決議，才一再指出，在一方面，共产党情报局1949年11月关于南共的決議是錯誤的，1948年6月情报局批評南共的方法也是有缺点和錯誤的，而1954年以来，以赫魯曉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糾正了这些錯誤，創議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并且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在另一方面，1948年情报局決議对于南共錯誤的批評，却是基本上正确的和必要的。基本上正确的和必要的批評，用了有缺点和錯誤的方法，这是可惜的，應該当作教訓的；但是形式同内容尽管不協調，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應該对正确的东西和錯誤的东西加以实事求是的分別对待，并且首先注意内容。現在的問題是，当苏共和其他有关的共产党采取积极步驟，消除了所有的缺点和錯誤以后，南共领导集团却企图利用1949年的錯誤和1948年的方法上的錯誤，根本否認1948年批評中的一切正确的东西，并且在各国共产党久已不提1948年的決議

以后，在南共的代表大会上对这个決議大肆攻击。这样，我們就不能不再一次看看1948年的決議究竟說了些什么。

請看吧！这个決議批評南共領導机关“实行着一种脫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正确路綫”；批評“南共領導者抱着一种共產黨員不应有的立場，由于这种立場，南共領導者开始把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混为一談，并把它对待資產階級国家的同样态度对待苏联”；批評“南共領導者离开了工人階級的立場，脫离了馬克思主义关于階級和階級斗争的理論”；批評“南共領導机关修改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說”。这些批評是不是事实呢？难道南共領導集团不正是以自己的十年来的实践，进一步証明了这个決議的正确嗎？对于这样严肃的問題，多說几次“任何人如果指望我們放弃我們在国际問題和国内問題上的原則性立場，那只是浪費時間”，难道就能表明自己有理嗎？由此可見，拿出1948年情报局決議来攻击各国共产党，对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是帮不了忙的；它不会压倒对于南共領導集团的批評，恰恰只能压倒南共領導者自己。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对于各国共产党的批評至今沒有作过而且也不可能作出什么認真的答复。他們現在常用的武器之一是把这种批評說成是“干涉內政”。这当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認真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义不容辞的。进行这种思想斗争，不但与国家的大小无关，而且与是否取得政权无关。即使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是受着反动統治者压迫的一个小組，也沒有任何人能够剝夺他們进行这种思想斗争的权利。这种思想斗争同用强力或者阴谋的方法去干涉別国的內政毫不相干，同什么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等等毫不相干，用这些題目去轉移論点、进行詭辯和誣蔑是可笑的。由南共領導集团来提出所謂干涉內政的控告，更是加倍可笑。难道南共不是首先在自己的綱領里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內政（这本来也只对它們本国“有約束力”）大談特

談，并且加上了一系列惡毒的頭銜嗎？南共認為“南斯拉夫不能只管自己”，為什麼別國就該只管自己呢？為什麼南斯拉夫的一些較小的社會主義鄰國，例如阿爾巴尼亞和匈牙利，連只管自己的權利也要受到南斯拉夫的侵犯呢？好奇怪的邏輯！自以為可以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一受到反擊，馬上就裝出一副可憐的“沒有平等地位”的模樣……算了吧！

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還有一種可憐的武器，說他們的這一套早就有了，為什麼現在才這樣批評？南共領導集團的這種修正主義觀點確是早就有了的，這正是1948年情報局決議的根據。但是那時南共領導集團的修正主義觀點還沒有系統化。在社會主義各國恢復同南斯拉夫的關係以後，他們也從沒有象現在這樣系統地宣布這種觀點。從1954年到南共七大以前，各國共產黨曾經多次同南共領導集團進行公開的或者不公開的爭論，大家知道，這種爭論在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叛亂事件以後曾經達到高峰。這些爭論並沒有改變他們的立場，但是他們一再表示願意停止這些爭論，表示願意繼續保持以至增進同社會主義各國和各國共產黨的友好關係。在1957年11月，南共領導集團雖然沒有參加莫斯科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會議，卻參加了六十四個共產黨的會議，參加了和平宣言。這一切，曾經使各國共產黨保持相當的希望。但是南共領導集團却再一次地背信棄義，以怨報德。他們片面地撕毀了1955年、1956年、1957年蘇南歷次會議關於擴大和加強南斯拉夫同社會主義各國合作的協議，片面地背棄了和平宣言對於國際形勢的原則立場，提出了一個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綱領。若干國家的共產黨在南共七大大會開幕以前，曾經向南共提出同志式的勸告，建議他們刪去綱領草案中關於國際形勢的顯然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但是他們對於這些勸告的基本方面置若罔聞。相反，他們在代表大會上集中地攻擊了慷慨地給他們以兄弟援助的蘇聯，攻擊了社會主義各國和各國共產黨，而對全世界人民最凶惡的敵人美帝國主義，卻竭力表示逢迎感戴。這樣，各國共產

党在长期的仁至义尽的努力失败以后，才给这伙可耻的背叛者以应有的反击。南共领导集团现在责备别人不用同志态度对待他们，责备别人没有遵守约言。试问：他们是想愚弄谁呢？有什么严肃的人能够忍受这种愚弄呢？

当前全世界人民的最迫切的任务是保卫和平。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会不会妨碍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事业？“纽约时报”6月1日的社论帮助我们答复了这个问题。它说：“在今后数月可能产生出乎意料之外的和现在还预见不到的事态发展，以致其他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可能要求我们援助，而对我们来说，答应这种要求会是适宜的。……的确，最近几天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的消息暗示，从我们自己的利益来看，过去美国在援助南斯拉夫方面所表现的灵活性是明智的。”看不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危险的人们请听吧！美国正在指望南斯拉夫的榜样会鼓励一些潜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的新的纳吉，说不定“在今后数月内”这些新的纳吉就会造成某种“出乎意料之外的和现在还预见不到的事态发展”，以致他们取得了政权，并且象南斯拉夫一样地向美国要求援助。这虽然是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幻想，但是从这里不难看出，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在美帝国主义的颠覆计划中究竟有怎样的作用，而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对于保卫和平的事业又有怎样的意义。同时，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同一般的中立主义有怎样的不同：一般的中立国家起不了美国所要求的这种颠覆作用，而且往往成为美国颠覆活动的对象。反对南共的修正主义，不但是为了划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界限，为了使所有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认清南共领导集团的本来面目，因而有利于巩固和平事业的核心——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工人运动；而且是为了使所有拥护和平的人认清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认清战争的危险在什么地方，这当然更加显著地有利于和平事业。

但是划清界限并不意味着断绝邦交。南共领导集团诉苦说，

人們批評他們對美帝國主義的奴顏婢膝，就是強迫他們同美國斷絕邦交。這不過是故意耍賴地把兩件不同的事混為一談罷了。他們用同樣的方法吓唬人們說：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批評南共的修正主義，就是重演1948年到1954年的歷史，就是威脅這些國家同南斯拉夫的外交關係。但是這是吓不了人的。1948年以後的歷史不會重演。只要認清了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的本來面目，那麼，他們對於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工人運動的破壞就比較容易制止。退回到1954年以前的狀態是不正確的。無論如何，南斯拉夫的勞動人民是希望走社會主義道路，希望同社會主義各國人民友好的。社會主義國家既然可以同資本主義國家保持外交關係，為什麼不可以同南斯拉夫保持這種關係呢？但是，既然南斯拉夫領導人自己不愿意同社會主義各國建立兄弟關係，那麼，南斯拉夫同社會主義各國的國家關係降為普通的外交關係，就是理所當然的，他們自己以及別人就完全不必大驚小怪。南共綱領在許多地方表明，南斯拉夫是贊助和平的，這雖然不足以表示這個綱領的馬克思主義性質，但是只要南斯拉夫愿意這樣作，我們相信，社會主義各國也一定會繼續在維護和平的問題上同南斯拉夫合作，猶如在這個問題上也能够同若干資本主義國家、若干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合作一樣。列寧在同機會主義者作鬥爭的時候曾經這樣引用馬克思：“如果真要聯合——馬克思當時向黨的領袖們寫道——那麼為達到運動的實際目的，儘可締結條約，但決不要拿原則來講交易，決不要作理論上的讓步。”馬克思和列寧的這個指示也就是我們的行動的指南。我們認為，對現代修正主義必須鬥爭到底，在這裏沒有可以讓步的地方。但是無論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同社會主義各國，或者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同各國共產黨，今後仍然可以“締結條約”。至於究竟能否“締結條約”和締結怎樣的“條約”，這將首先取決於南共領導集團在今後採取什麼態度。

（原載1958年6月4日“人民日報”）

欲盖弥彰

——評铁托6月15日的演說

人民日报評論員

铁托在本月15日在拉宾发表了一篇演說。这篇演說除了对于各国共产党作了一番新的誣蔑以外，对于它們針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所进行的严肃的批判，什么也沒有答复。他以完全的沉默来对待这些根本性質的問題，例如：南共究竟有什么理由背叛它所参加的和平宣言，在自己的綱領中对于国际形势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南共究竟出于什么必要在自己的綱領中和代表大会上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而美化資本主义制度，攻击苏联、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攻击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的协定，而对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却加以辯护和称頌？当社会主义各国作出种种努力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的时候（这种努力实际上一直进行到南共七大以前，例如匈南会談就是1958年3月举行的），为什么南共要这样迫不及待地以怨报德？

原因無疑是有的，但是很难說出口。因此，铁托只好在南斯拉夫人民面前設法找出一种解釋：原来各国共产党之所以反对南共的綱領，并不是由于它的綱領是彻头彻尾地修正主义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是由于某种早就組織好的阴谋，由于他們拒絕参加十二国共产党的会談和拒絕参加社会主义陣营，归根結蒂，由于他們“反对把世界分裂成各种陣营”！这样，关于他們的修正主义綱領的一切原則爭論，好象就可以一笔勾消了。

这正是一切机会主义者的战术的特点。

不过铁托的这种轉移論点的办法并不成功。原則的爭論仍然